

# 生态文学兼具建设性

赵泽楠



林中犀鸟

拙作《犀鸟启示录》2021年在上海获奖,时间过去一年,线上颁奖。

坐在家中书房,马上怀念起鸟来,我在原始森林中观察和寻找过的那些鸟,它们能力更强,天地更大,我们无线连接的云上活动,跟鸟在无边空中飞翔稍类似。鸟是最文学化的一种动物,天生的诗人,最好的小说家。我在中缅边境的原始森林暴雨中,躲于小棚,观察雨中归来的犀鸟。可它的观察力比我更强,早就对悬崖边一间人类建造的小棚产生怀疑,飞来后并不归巢,声东击西地远远停到另一棵树上。

人们以为犀鸟只吃果子,其实它也会飞到峡谷寂静的山涧边,捕食青蛙和小蛇,一种生命的存活,总是跟别生命有关,犀鸟自己的命,也被别生命关注,它很警惕。犀鸟与世隔绝地在树洞中生活半年,保证自己平安,把小鸟养大,带小鸟飞去跟犀鸟群汇合,这差不多就是一个小说由封闭走向明亮的过程。

我写鸟,写人跟鸟的关系,先是理解地球上的生命。我用一场夜晚的暴雨做一本书的开头,就因为雨是地球上的重要事物,跟所有生命有关。

有天晚上我在高山村寨住,夜晚的暴雨摇撼小屋。我知道自己会写到这样一场雨,但重要的是写出雨声,不然写雨就无效,更重要的是要写出原始的、现场的、独一无二的雨声,第二天起床再写,已经来不及。我赶紧摸黑起床,在手机上仔细记下听到的雨声,因此我发现暴雨中的声响极其复杂,不是“哗哗哗”的描述可以解决,我在后来的作品叙述中,就写了四种雨声。

昆虫也在树林里制造声响,树叶和树干的摇动有声,风穿过树的缝隙,摩擦出的声音很大,植物生长拔节,树根朝泥土深处伸展,都会出声,这些要写出来,怎么写?后来我找到了一种昆虫,就是土蜂。传说中几千只土蜂抬着一个沉重的生命,人类哭喊着找去,一阵混乱,巨大的响动回荡在传说的时间深处。这是一种传说中的真实。我听这个传说的那个下午,也是真实的。这就好办了,我把传说写出来,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就写出了森林的奇异声响,并连带写出了各种森林的喧嚣。

我去寻访的那个山村,高居于原始森林之后,不远处就是缅甸,村民跟我讲述他们的生活,很随意地就谈到了出国。国家边界他们当然是知道的,边境线和界碑他们也清楚,但他们的思维却没有国界,他们经常在中国和缅甸两边找活干,挣钱养家活命。这给我的写作带来更宽广的视野。

我采访了几十位人物,把一个事件的所有相关人物都拜访了,但我不是采访他们的工作,而是采访他们个人的生活成长史、家庭生活史和个人生命史。我要的是生命经历的研究,一种生活样式的研究,有了这个,才有文学。

要从鸟的高度来写作,俯瞰和理解世界,站得高才看得明白。非虚构写作,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真实?录音机记下的是真实?拍的照片是真实?看见的是真实?我采访录音了几百个小时,拍了无数照片,住在村民家,走遍了全村,走遍全县,可事情没那么简单,虚构与非虚构,界限模糊,不小心就会滑倒。

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的非虚构写法是记者式,把实录的话原原本本抄下来。她有清晰的选择,选了自认为有价值的、冲突大的、感情浓烈的。卡波特式,是另一种。卡波特非常仔细地调查,研究资料,彻底理解了人所不知的事件起因,理解了寂寞和被忽视的严重性,成为当事人的好友,把小说功夫加进去,把真实的想象加进去,我喜欢这种写法。

要写埋藏中的真实,就像把一只埋在土里的蝉挖出来,蝉出来鸣叫,就是那个人心里的真实想法。他说不出来,我试着帮他,他进森林去,那种感受说不清,我帮他表达清楚,我了解了他整个生命的成长史,了解了他的家庭生活史,了解了这个人性的性情,了解了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事也就容易理解,写起来就有底了。我采访整理出来的五十万字,帮我理解那里的人和那片森林,帮我理解了天上飞翔的鸟。

非虚构要写得看得见摸得着,关键是要让人懂,让人读了心跳加速,要写出世界真实的响声、人心真实的响声、飞鸟真实的婉转鸣叫,要写出可靠可信的世界的美丽。

## 写出世界真实的响声

张庆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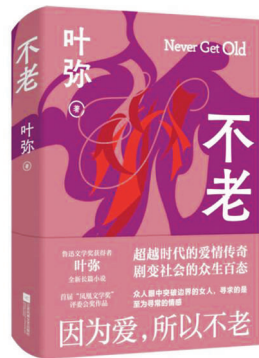
的其他物种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之间休戚与共。其次,既批判现代发展中的不合理行径,同时也肯定人在其中的能动性,要充分发挥人的生态责任与意识。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多建设性的发展意见与构想,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实现现代社会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周大新的小说《湖光山色》并没有刻意呈现城乡二元对立,主人公暖暖在回到乡村后,看到了楚王庄“湖光山色”的历史与生态价值,在知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下,既推动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又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虽然小说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作者并没有沉溺于批判与对立,而是提出了建设性的发展构想,这一点兼具推动生态文学发展的意义。沈念的《大湖消息》不仅揭露了洞庭湖毒鸟人的恶劣行径,同时也持续追踪近些年生态保护的政策与所取得的成效。李青松的《野鸭湖》中,作者提到野鸭湖的生态在科学化治理中逐渐趋于好转,同时湿地也发挥了对于城市生态的重要调节作用。可见,当今的生态环境需要人与自然的共同努力,从建设性上,人类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自然生态也会回馈人类社会,这种良性的互动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在中国落地生根40余年的文学类型,生态文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扩展延伸至文学体裁的多个维度中,同时在叙事维度上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主题与思想。但当前的生态文学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若要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出现更多具有建设性的生态文学作品。我们要摆脱西方生态思想中二元论的思维定式,合理汲取中国传统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与资源,在充分肯定人的能动性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经验与语境,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发展构想,完成中国生态文学的本土化转换,创作更多批判与建设同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秀生态文学。

## 深层叩问充满哲辩之美

### ——《不老》人物的精神样貌

李成强



《不老》书影

叶弥的长篇小说《不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以江南小城吴郭市为背景,围绕孔燕妮在等待男友张风毅出狱的二十五天的经历,展示了各个阶层在新的历史节点里的个人情感与心理蜕变,以现实主义手法记录当代历史中风起云涌的变革前夜,勾勒出一幅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图谱。

#### 改革大潮下的人物群像

叶弥将《不老》的叙述时间线浓缩于1978年10月底至11月18日二十五天的时间里。需要说明的是,时代的主题只是作品发生的背景,“叶弥无意构建史诗式的宏大叙事,而是以细腻的笔法书写日常的琐屑、人情的纠葛和世事的变迁”(首届凤凰文学奖颁奖词),《不老》书写的依然是烟火漫卷的俗世人间中的“小人物”,致力于细腻地呈现个体生命的真实,从而为我们呈现出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孔燕妮是《不老》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主线人物,无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圆形人物”,她内心敏感、情感丰富,面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迷惘与犹疑曾一度成了她的身份标签。作品在很多地方直截了当、开宗明义地表现出人物矛盾的心理:她既希望社会向前、向好的方向发展,却又不清楚方向在哪里,担忧人们的精神和道德伦理会被物质摧毁。在新的历史节点面前,在张风毅和俞华南的引导和影响下,孔燕妮消除了内心的矛盾与担忧,她的思想与观点慢慢发生了变化,从而认识到“国家大概率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追赶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我是这么认为的,赚钱不是目的,有了钱,还得有文明。钱要用来培养从容的举止、严谨的思维方式、细腻的情感和高尚的行为”。所以,她后来投入到帮助农民致富的事业中。这是孔燕妮内心的成长和内心世界里的日渐强大的结晶。

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俞华南是从北京来吴郭市“调研”的青年。荒诞的情节绝不是对俞华南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的解构与否定,在他身上,《不老》呈现出“人自身内在的精神隐痛,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重负,深刻地构成小说在叙事伦理上的难度与困境”。

张风毅对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样有着自己的认识,而且他还从实践方面迈出了脚步。他指导麻诗人等人成

立地下工厂,“要大家一起往高处走,一起过得舒服”,他是“新生活的创作者”。巧妙的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叶弥在作品中却几乎没有安排他正面出场,而是一直采用“虚写法”,通过其他人物的讲述来塑造人物。这种“不写之写”就如同淡墨山水画里缥缈的远山,寥寥几笔,反而能给人以无尽的想象,造就出人虽未露面却影响无处不在的效果。

当然,《不老》人物长廊里的众多人物并非都同以上三个核心人物一样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比如杜克,就反对走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还有许多人的言行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不老》展现出一代人在时代的变动面前的认知与选择,实现了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返与重思”。

#### “不老”的深层意蕴

在《不老》的封面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因为爱,所以不老。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小说的主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不老》看作一部关于爱的哲学,一部爱的启蒙书。作品书写了孔燕妮的爱情史,但是,叶弥并没有把它写成庸俗的三角或多角爱情故事,《不老》里的“情”纯真清澈、诚挚坦荡,“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却又发乎情止乎礼,如同天然去雕饰的美玉。孔燕妮对爱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认知:爱情是自由的,而自由的爱双方必定是平等的。

得到,付出;再得到,再付出……不断循环,不断轮回。只要有循环和轮回,就如大地上流动的活水,心有大海,一路前行。不会枯竭,不会迷失。在恋爱中是这样,在亲情友情中也是这样……不老的,是她的精神。

由此,这种在爱中获得的自由就上升到了精神与灵魂的维度。“精神上有了枷锁,就失去了自由。失去自由的灵魂,是衰老腐朽的灵魂,一个衰老的灵魂,养不出年轻的肉身。”作品借由孔燕妮对精神自由的思索引申出对“不老”这一哲学命题的深层叩问。孔燕妮的思索,让我们深切地体悟到那个年代里一部分知识分子挣脱思想桎梏的勇敢尝试:“什么都会老的,只有思想不会老。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让它变老,它永远像刚盛开的花朵”,思想来自自由的精神,不受束缚,挣脱了羸弱的灵魂才会思想。至此,作品一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思想容量和深度,充满了哲辩之美;同时,叶弥也为其着力描写的“情”设置了一个绝妙的“容器”,让它在别开生面的结构和丰沛滋润的叙事肌理中尘埃落定”。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一曲交响乐,蕴含着多重旋律、多个声部,《不老》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吟唱出日常生活的美学之诗,人生起伏的生命之诗,观照宇宙的精神之诗”。《不老》不老,是作长青。

## 作家引领青年书写太原美

近日,“蒋殊文学名家工作室”接纳30余名新成员,其中大部分为“90后”“00后”青年作者。工作室将优选新成员参加以“锦绣太原”为主题的写作计划,引领青年作者共同书写太原美。

蒋殊文学名家工作室是2020年挂牌的太原市首批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3年来,作家蒋殊作为领衔人,创作出版了《坚守1921》《沁源1942》《天使的模样》等文学作品;组织5名核心成员参与了山西历史文化及风物人情的书写,诸多作品在媒体刊发;帮助基层及青年作者修改文学作品近50篇,推荐发表作品超过30余篇,为文学爱好者作序及撰写评论近10篇。在此基础上,推荐17位基层及高校文学写作者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推荐

10位女性文学写作者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推荐20余名文学写作者加入太原市作家协会;推荐两名文学写作者分别加入中国金融作协与中国冶金作协。工作室在引导团队成员扎实开展创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名家的示范带动作用,团队成员个人在文学路上取得可喜成绩。

本次新加盟的成员中,90%来自山西省高校,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均有,还有一部分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少部分为外省青年作者。对于这些文学追梦者,工作室将按照每个人的创作情况与诉求分类指导,不定期邀请文学界的名家授课,争取文学类报刊的支持,让每一位年轻的文学写作者得到进步与提升。 宋玲

生态文学的快速发展已然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它的崛起与蓬勃生长,不仅对应着当下生态环境出现的问题与变化,也呼应着新时代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与关切。整体而言,生态文学的创作涉及多个维度,生态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值得注意与思考的是,许多作品所传递的生态思想与主题陷入到城市与乡土、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呈现出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的局面。鉴于此,呼唤建设性的生态文学在新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作家要在理性地批判与提出更多建设性策略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中国生态文学的本土化转换,创作出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深深扎根于大地又符合中国实践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

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至今稳中求进,一些叙事主题与思想恒常地出现在作品中。首先是对逝去家园与乡土的慨叹。在中国经济、工业、城市快速发展的背后,一些乡村正在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这种消失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更体现在文化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家用文字书写着对逝去乡土与文化的慨叹,体现了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思考与自省。这样的慨叹也是一种警醒,发展是否就意味着必须与自然乡土与传统文化告别?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许多作品揭露了现代发展中的不合理行径与人性的嬗变,并对此进行严厉地批判。现代发展有其利好的一面,但在这其中不乏人的异化,在金钱、权力、欲望面前,人类失去该有的理智与节制。可以说,生态文学叙事中的批判维度,在揭露现象的同时,也指向人的深层精神生态问题。这些生态问题的出现,折射出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精神异化。

最后,生态叙事归根结底是在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想以及生态整体主义。我们可以在许多作品,尤其是边地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中,感受到作家对生态理想

面对如此丰足的少儿出版物,常常有一个疑问在心头,到底有多少“优选”童书到达孩子的手里?到底孩子们有没有时间精力真的去打开它?

于是我在一堆书前神游——如果我是一个孩子,喜欢阅读,可是又时间有限,那么我会一眼看上什么样的书?也许书不要太厚,展开来刚好盈手一握,这样的篇幅差不多是一个中篇,图文并茂的话文字量还要少些……这样的“小书”,是否贴合一个爱书孩子的半下午沉浸?

由此思绪漫开去,我在小山一样的书堆里,在鼓鼓囊囊、煞有介事、细节纷披的故事里很快发现了它们——它们是那样与众不同,如果有脚的话,它们要自己跑出来。它们面目清新可喜,篇幅短小精悍,语言简净到不能再删一字;虽说人物关系简单,但是故事或者说叙事,却氤氲着大地般的沉静和星空一样的沉思气质。它们的作者不再奔赴那个庞大和结实,而是另辟蹊径,走向山村,走过田野,走进草原。有一种探索,不是为了要抓到一个故事,而仅仅是让灵魂和身体慢下来,劳动出汗,回归本真。

我的视野之内,它们是张炜的《橘颂》,薛涛著、王笑笑绘的《小山羊走过田野》,鲍尔吉·原野的“写给孩子的自然之书”,高源的《落叶蝴蝶》,小河丁丁的《月光虹》……肯定还有很多,但毕竟不是列书单,我且拣出一二,探一探它们的细部,体会作家是如何“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陈伯吹老人一生践行的这个“大”,和我们当下强调的儿童文学要心系“国之大者”的“大”,是一回事吗?

理解“大”,先看“小”。张炜的《橘颂》是一个中篇。这小说,扑面第一页,就感受到语言的一清如洗,很多短句,不带主语。一个渴望住到山里的老人和一只叫橘颂的长了一个双脊骨的橘猫,是故事里的两个主人公。他们在山里转来转去,吃得简单无妨,劳动流汗必须,到外面去走走和石屋里的生活很重要。作为读者的我们,跟着故事里的老文公,在行云流水又柴米油盐的日子里,一点一点接通泪泪的生命和生机。那简直比金子还要珍贵的甘泉啊。这有点像《小王子》了,可《橘颂》不是《小王子》,它是中国故事。我多少有点理解了作家张炜的理想——他是要重建我们的内心生活,那些我们因为过得太快而丢失了的耐心和耐烦、安静和独处能力、劳动出汗和简单生活的日子。好作品的独特性只叫你叹息和感佩,然而你很难模仿它,这就是原创性。

当我们日复一日奔赴一个个故事时,当作家们滑行在创造故事的惯性里时,当海量的故事奔涌而来,我们事实上一辈子也读不完,读不尽时,我不知道,对一个孩子来说,会不会焦虑?会不会在汗牛充栋的故事海里心生厌烦?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书不够,而是书太多。所以引领和指导很重要。也许那些以一当十、当百……以少许胜多多的“小书”,可以挑出来给孩子。我想起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者座谈会上的致辞,致辞里有这样一句话:“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在‘大’和‘小’的辩证法里,作家正在探索与创造新时代的美学和语法。”

说得太好了,既广大又精微,这正是个好作家的诉求。也许我们都该思考一下,要不要放慢一些节奏,少写一点滑顺的、难度系数低的故事?少写和慢写不会影响孩子的阅读,但是编造和重复有可能让孩子远离阅读。

在儿童文学的语境里,“大”和“小”其实不是一对反义词,它们是手足,是兄妹。当你选择“大”的时候,“大”会拉住“小”,暗示你沉潜到生活的细部。所以,越是大的题材,越需要低姿态。在儿童文学的语境里,小而深刻、见微知著是美的,以轻写重、小中见大也是美的。这样来理解“国之大者”的“大”,正是陈伯老一生践行的“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大”——“大”的是情怀、理想,一棵大树的种子。

## 给予孩子广大而精微的作品

陆梅

